

支那女史

劉大猷著

## 序

我以前寫過小說，我不失望，因為那時說了我要說的話。現在我又寫小說，我仍不失望，因為這時又說了我要說的話。說的話不管牠高不高明。總是我自己的，總是盡我自己的能力所表現的。

到現在，我是不滿意從前說的話了。悲傷自己命運的文字，自己看去，也覺得有點虛偽的真實。有時憤激起來，恨不得毀牠一個乾淨。不要讓過去的污跡，連累我現在與未來的光明。因此又提起筆來寫東西了。

這裏面的幾篇，全是我在日本時候寫成的。脫離了戀的苦悶的環境，也沒有昔日悲傷身世的情懷。所以，裏面除了櫻花時節以外，其餘的眼光似乎又放開了一點。因為我的東西不是藝術，更談不到作風。

了。

我知道，到了明日，又將不滿意今天的話。然而，又將牠出版了。這就是人的矛盾，人的醜惡。

過去是失望了，現在是失望了！我睜着眼，等待光明的未來。我不追懷過去，也不迷戀現在。我願把我的陳舊的情懷，都深深地葬在這本小書裏。

我睜着眼等待光明的未來。

六月一日 兆主於太湖旁

# 目次

頁數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姐姐的兒子·····     | 一   |
| 支那女兒·····      | 一七  |
| 『妹妹！你瞎了。』····· | 五五  |
| 殘花·····        | 六七  |
| 妻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三九 |
| 夜·····         | 一六一 |

## 姐姐的兒子

從武昌開往長沙的慢行車，蛇行一般的走了十五個鐘點，現在停在隔河不遠的汨羅車站了。

汨羅是武長路過岳州的一個大站。車到此處，雖說貨物不多，但因加煤上水，也有半點鐘的停留。因此站旁也開設了一些客棧小商店，租馬租轎的地方，也增加了許多。比起那些小站的寂寥來，則此處似有點城市的氣象。

車停了，只見有幾個客人下去。但在車前的幾輛蓬車裏面，倒爭先恐後地擠滿了男女老幼的災民。後來的擠不上去，只好爬在客車頂上。在這北風怒號之中，聽到這種母哭兒啼的聲音，更令人深一層感

到人類的悲慘與淒涼。

這個年頭兒，兵災土匪，人民也夠受了，不料在洞庭湖畔，更加上五十年來未有的旱災。受害最烈的岳州人民，簡直在家鄉找不着東西吃，幾個富家，久已搬到城裏去了。這些哀哀無告的災民，只好成羣結黨，到外縣去行乞。當時的鐵路局，見了這般情形，覺得老幼終日的流離，不堪痛苦。從前月起，便每次從岳州開往長沙的車上，另掛幾輛蓬車，作災民的專運。

災民到長沙的太多了，城中的商店及居戶都起了恐慌。省代表及紳士們慈善家商議一個善後的辦法，在車站設一個災民救濟會。以後從車上下來的災民，不准進城，就在車站每人發給半升蠶豆隨即用專車遣回原籍。當局的意思，因年關已近，深恐彼等擾亂省會的治安。所以車站裏，加派了許多武裝警察。

災民救濟會的消息傳開了。一般災民都想坐車去領半升蠶豆。就是有許多原來沒有出去乞食的鄉夫鄉婦，聽了這樣的消息，也想去看熱鬧的長沙。因此近來車上的災民，比以前更多了。貨車裏擠不進去，都爬上車頂，因人多擁擠，車身的震動，有許多老婦，有許多小孩，從車上跌下來死了的，跌得半死半活的，也時有所聞。

因為汨羅是一個比較大的車站，所以在此處上車的災民，比旁的地方也格外的多。有許多壯年和少女都先上了貨車，剩得一些老婦和兒童都在車頂上。

已經是冬月的月底了，前幾天曾下了一次大雪。天氣還沒有晴開。空中灰色的雲，一團團；一團團向西北方飛去，滿眼的田園，荒涼得像沙漠一般，山林的景緻，處處顯出深冬的面孔來，大地的一切，都沉溺在黯澹裏。狂號的北風，好像正助着災民的哭泣。

頭等車一號房間裏面，滿鋪皮氈皮外衣這類東西，睡在床上抽大煙的老爺，因為衣穿得太厚，反覺得有點發熱，連忙解下圍巾，叫站在窗旁把災民當作點綴風景的人物看的姨太太，微微推開窗戶，好待牠流通流通空氣。

三等車的客車裏面，有一輛專車，滿載從武昌回湘的大學生。有許多馬克斯主義的信徒，墊一層蓋一層的睡着，還亂嚷着腳冷。有幾個興會不壞的，正圍着吃酒，討論戀愛問題社會問題，笑着唱着……

學生們根據了許多學說，覺得現在的世界，已到了資產革命的路途。所以頭等車裏面的抽大煙的解圍巾的樓着姨太太的資本家，不用說是學生們要打倒的敵人。但是在露天車頂上掙扎着的貧民，對於三等車裏面的厚厚的褥子，一瓶兩瓶的啤酒，大塊小塊的餅乾。他們除了羨慕以外，一點也不忌妒。因為他們沒有上過學校，不知道馬克斯

主義，資產革命更談不到了。

車裏漸漸的靜寂下去，車外正號着北風。車裏的搭客都關上窗門了。

小客棧的旁面，走出兩個女人，一個的身旁跟着四個小孩，一個正抱着一個生下不上幾月的嬰兒。他們慢慢地走近了車旁。警察告訴他們，車快開了，貨車裏面沒有位置快上車頂去罷。兩個稍大的兒童，早已爬上車頂。兩個小的，畢竟那個有點良心的警察，把他們抱上去了。

她倆是親生的姊妹，在平常的年歲裏，兩家都還過得去。這年的飢荒太重，妹妹的兒女一大堆，在家裏是關不住的。聽說長沙有災民救濟會，想去領幾升蠶豆來。姐姐因為一向不生育，今年三十六，才生下一個男孩，看得寶貝一樣。加以人口不多，丈夫到湖北挑土去

了。她覺得她自己，還沒有出外的必要。今天是來送她妹妹的。妹妹的四個兒子都上了車，她自己正預備上車去。忽想起隔壁王三婆說，手抱着不滿週歲的小兒，向救濟會老爺訴訴苦情，他們會多給半升蠶豆，或幾枚銅元。據王三婆說，是她親眼看見的事。

『姐姐！把你的小乖乖借給我罷。反正今晚就會回來的。』妹妹被半升蠶豆誘惑了。

『外面的風多冷啊！』姐姐有點難色。

『不要緊，我有很厚的棉背心。餓的時候，我可給他奶吃。』妹妹的聲音，又是溫婉，又是哀求。

『在路上你要好好的照顧。』姐姐被她說軟了。

姐姐把嬰兒，放在妹妹的背上，外護着棉背心，姐姐又把自己頂在頭上的毛巾，圍在小兒的頭上。妹妹爬上車去的時候，姐姐滴下淚

來。

在北風的呼號中，汽笛鳴着，車在慢慢地移動。

『姐姐！你回去罷。放心，今晚就會回來的。』

『在路上要好好照顧，乖乖太嬌嫩了。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車快了，轉了一個大灣，被右面一座高山遮掩了。姐姐站在路旁。等到車聲沒有了。只剩得空中一點餘煙的時候，她才懶懶地走回家去。

……………

露天的車頂上，四面都有風來，妹妹不覺的打了幾個寒噤，小孩們也亂嚷着冷。背上的嬰兒在棉背心裏入了睡。

車到長沙的時候，已是下午五點，城外的電燈，在黯澹的空中

閃爍。車站外面和欄干的兩旁，都擠滿了災民。有許多是上午來的，有許多是下午纔到的。

妹妹帶着小孩們，擠在人叢中足足等了兩個鐘頭，仍沒有發蠶豆的消息。災民都等得不耐煩了。但又不願走開。過了一刻從救濟會裏面，出來一位代表，毛線呢馬掛的左方，嵌上一件金色的省長公署的出入證。

——今天的人太多，蠶豆不夠了。現在已經派人往城裏採辦去了。還沒有回來。晚上也不方便，不如到明早六點鐘先來後來的時候發給的好。

代表說了幾句，進去了，災民沒法，只好各自坐下來，待車室的門旁，都是武裝路警守着的，災民自不敢進去。大半都坐在露天的地上或草場中。

經了這場的擁擠，大家都疲倦了。壁上的鐘，正響着八點。妹妹帶着小孩，圍坐在一個窗子底下。天上堆滿了雲，北風捲地地吹着。妹妹心裏想，若是今晚下起雪來，明天怎樣回去呢！今晚在這裏過夜，不知姐姐又是怎樣焦心了。

一聲汽笛，把嬰兒震得啼哭。妹妹忙在背上解下來，抱在懷裏，把乳頭塞進他的小口。嬰兒並不感覺乳的需要，仍是呱呱地哭，妹妹忙拍着他睡，過了許久，漸漸地平靜了。

妹妹把嬰兒抱在懷裏，背靠着牆想睡一刻。現在已是九點了。遠遠的聽見一些老婦的歎息，一些小兒的哭聲。在這樣的夜景裏，恐怕沒有比這樣更悲慘的了。在妹妹的前面不遠，有一盞路燈，陰陰的燈光，照在她的四個入睡了的兒子的臉上，更顯得淒然。

她自己想睡，心裏總不能安靜，脚尖凍得快沒有知覺了。她周圍

的同伴，都在似刀的夜風中躺着，聽他們夢中的囁語，似乎還很泰然。

天色果然變下來，一片一片的雪花，都打在這般可憐的人們的身上。風更大了。

嬰兒又在啼哭，妹妹拍着他睡，一壁用手去探他的身體，都凍得冰冷了，小眼老是閉着不開。她慌了，但是沒法，身上再沒有衣服，在這個黑夜裏，又找不着避風雨的房子。冷的眼淚，在慘淡的燈光下零落。四個兒子，仍是睡着，雪片像雨點一樣的飛來，風號得更大了。

妹妹現在沒有更好的方法，後悔不應該借姐姐的兒子也已經是毫無補益。現在惟一的念頭，等着天明了，進城去，大公館的太太小姐們，總不致於眼看這個可愛的嬰兒白白的凍死。壁上的鐘聲十點了。

十一二點鐘的長沙晚上，正是閩人樂得起勁的時候。大公館裏面，房中擺着熱烘烘的火爐，老爺躺在床上抽大煙，姨太太正在晚裝。隔壁書房裏，少爺小姐們鬧着頑撲克。再幾家西式飯店裏，坐包車的客人，正攬着打扮得妖怪一般的妓女在身上唱小調，他們不僅不覺到冷，他們還一定不相信外面已經在下雪呢！隔車站不遠的兩家劇館，遠遠的傳來一陣鑼聲胡琴聲鼓掌聲，劇館裏面的客人，與會也一定不淺。

夜深了。水結起冰來，雪下得更大，風吹得更冷了。懷抱裏的姐姐的嬰兒，雖有時也動一動，但畢竟沒有哭聲。妹妹放心了。以爲入睡了，再一醒來，天就可明了。只要天明，就會有方法。

妹妹那裏能入睡，雖說身體被寒冷征服了，但同時又沉溺在恐怖與悲哀之海裏。剛閉上眼睛，一陣風來，又好像是嬰兒的哭聲，立即

把她喚醒了。四個小孩，仍睡着不動，雪花在他們的衣邊，點綴了一條白線，黯澹的路燈，照着黑夜的空中，狂舞着潔白的雪片。

從上班炭車出發以後，一直是靜寂的。警察站在門口打盹，四圍四圍都浸在淒慘裏，只聽見風聲，哭聲，歎息聲。

妹妹想到她的姐姐了。不知道她的姐姐在家裏是怎樣的担心和焦慮。又想到她的丈夫了，丈夫一直出去了兩年，沒有信息。那年因為丈夫賭博輸了錢，把她的一雙銀釧偷去還了賬，後來她知道了，對她丈夫說了幾句氣話，她丈夫就賭氣當兵去了。她現在又後悔那時應該留住他的，也免得今日一人的流落。但是，但是晚了，她傷心起來。淚珠在愁苦萬重的眼簾中流出了。

『要沒有這四個孽障，我早到大雲山做姑子去了。』她想。

她愈想愈悲哀，從走出娘家以來，沒有過過安樂日子。公公婆婆

的打罵也受夠了。最可憐的，生下了頭一胎因為是個女兒，引起公婆不快，第三天早晨，就逼着出來煮飯。丈夫也不體貼她。一句話不對，不是拳打，就是腳踢。真是這幾年來，眼淚也流盡了。但是現在公公婆婆也死了，丈夫出外了兩年，也一直沒有消息。

文兒——第三的——凍醒來哭了。

『媽媽！我的脚手都死了的一樣。』

媽媽聽了更加了一層傷心，可憐用自己的手去撫慰她的兒子的手的時候，自己的也沒有知覺。媽媽忍着痛，替兒子拍乾了身上的雪花，叫他再睡一刻，天明了就有飯吃的，過了一刻，兒子又入睡了。雪下得更緊，落在臉上頸內，都溶化了。結冰的夜風，簡直是無數的小刀，在皮膚上宰割。妹妹心裏有點着急，為什麼還不天明，——問自己——鐘響兩點了。